



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

圣女贞德
· 萧伯纳卷 ·

【英】G. 萧伯纳◎著 房霞◎译

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

圣女贞德

· 萧伯纳卷 ·

【英】G. 萧伯纳◎著 房霞◎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女贞德 / (英) 萧伯纳 (Shaw, B.G.) 著; 房霞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33-0935-6

I. ①圣… II. ①萧… ②房… III. ①历史题材剧(话剧) — 剧本 — 英国 — 现代 IV. ①I561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2133号

圣女贞德

(英) G. 萧伯纳 著 房霞 译

责任编辑: 汪欣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mm × 1000mm 1/16

印张: 15.5

字数: 160千字

版次: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935-6

定价: 3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圣女贞德 / 1

第一场 / 2

第二场 / 21

第三场 / 43

第四场 / 52

第五场 / 71

第六场 / 87

尾声 / 125

华伦夫人的职业 / 147

第一场 / 148

第二场 / 170


第三场 / 198

第四场 / 218



圣女贞德

Saint Joan

 第一场

一四二九年，位于洛林和香槟之间的默兹河笼罩在春日明媚的晨光中。沃库勒尔城堡内。

罗伯特·德·包椎古尔上尉是一位仪表不凡、五大三粗的军职乡绅，性格却优柔寡断。上尉正在冲他的管家大发雷霆，用这个惯用的伎俩来掩饰他性格的弱点。这个管家像一条任人欺凌的可怜虫，瘦骨嶙峋，头发稀疏，看不出年纪，可能是十八岁到五十五岁之间的任何一个年龄，因为他这种人就像永远不开花却也不凋零的植物，时光不能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

两个人正在城堡二楼一个向阳的石头卧室里。屋子里有一张结

实的原木色橡木桌，城堡的主人坐在桌子旁边与其配套的椅子上，我们能看到的是他身体的左侧。管家隔着桌子，用一种可怜巴巴的姿势站在主人对面。后面是一扇开着的十三世纪的直棂窗。窗外附近的角落有一个塔楼，狭长的拱形门廊一直通到旋梯，顺旋梯而下就到了院子。桌子下面有一个敦实的四脚凳，窗户下面有一个木箱子。

罗伯特：没鸡蛋！没鸡蛋！你这个遭千雷轰顶的东西！什么叫没鸡蛋！

管家：老爷，这不是我的错，这是上天的安排。

罗伯特：你这是亵渎神明。是你自己说没鸡蛋，却又推到上帝身上去。

管家：老爷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又不会下蛋。

罗伯特：（挖苦道）哈！你倒是会说笑。

管家：不是的，老爷，事实就是如此啊，现在大家也和您一样，都没有鸡蛋吃，只能是将就一下了。母鸡就是不下蛋呀。

罗伯特：是吗？（站起来）你给我听好了。

管家：（恭恭敬敬）是，老爷。

罗伯特：我是谁？

管家：您是？

罗伯特：（走向管家）对，我是谁？我，罗伯特·德·包椎古尔老爷，到底是沃库勒尔城堡的主人，还是一个穷要饭的？

管家：噢，老爷，您知道的，您是这里最伟大的人，比国王还要伟大。

罗伯特：说得非常好。那你知道你是谁吗？

管家：要不是有幸服侍您，我就是一个无名小辈。

罗伯特：（一字一顿，步步把他逼到墙边）你不仅有幸成为我的管家，你还有幸成为整个法国最无能无知，只会哭哭啼啼、喋喋不休、胆小怕事的大傻瓜！（他大步回到座位坐下）

管家：（瑟缩着坐到了箱子上）是的，老爷。对您这样伟大的人来说，我的确是像您所说的那样。

罗伯特：（转过身）这么说来，是我的错了，嗯？

管家：（走到他跟前，哀求道）老爷，我对您总是实话实说，可是您老拧着想！

罗伯特：如果下次我问你有多少鸡蛋，你再敢说你不会下，我就把你的脖子也拧过来！

管家：（申辩道）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——

罗伯特：不是“哎，老爷，哎，老爷”，是“没有，老爷，没有，老爷”。我的那三只巴巴里母鸡和那只黑母鸡，是全香槟最好的下蛋鸡。你却来告诉我，没有鸡蛋！谁偷了鸡蛋？在我把你当成骗子和家贼一脚踹出城堡大门之前，你告诉我偷鸡蛋的是谁。你给我记着，昨天牛奶也少了。

管家：（不顾一切地）我知道，老爷，我太清楚不过了。没有

牛奶，没有鸡蛋，到了明天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罗伯特：什么都没有了！你要偷走所有的东西，嗯？

管家：不是这样的，老爷。没有人偷东西，是我们被人施法了，我们中巫术了。

罗伯特：这招儿对我没用，我罗伯特·德·包椎古尔烧过巫婆杀过贼寇。滚，下午之前，四打鸡蛋，两桶牛奶必须送到这儿来。办不到的话，就去求上帝来可怜你这把老骨头吧！竟敢拿我当傻瓜，看我不教训你。（信誓旦旦地重新落座）

管家：老爷，和您说实话吧，现在没有鸡蛋，以后也不会有——您杀了我也没用——只要那个姑娘还在门口。

罗伯特：姑娘！什么姑娘？你在说什么？

管家：那个姑娘来自洛林区的栋列米村，老爷。

罗伯特：（怒不可遏地站起来）你这个家伙，得让你遭万雷轰顶！让五万个恶鬼来把你抓走！你说的那个姑娘就是两天前软磨硬泡要见我的那个吗？我不是让你把她送回她父亲那里，命令他好好修理她一顿吗？

管家：我已经让她走了，老爷，可是她不走。

罗伯特：我没告诉你让她走啊，我是让你赶她走。你管着五十个全副武装的士兵，一大堆膀大腰圆的用人，来执行这个命令，难道还需要怕她吗？

管家：她太倔了，老爷。

罗伯特：（抓住他的后脖颈）倔！给我看好了。我要把你扔到

楼下去。

管家：不要啊，老爷。求你了。

罗伯特：好呀，用“倔”来敷衍我。这也太容易了，任何一个泼妇都会这个。

管家：（瘫软在他手里）老爷，老爷，您即使把我扔出去也赶不走她啊。（罗伯特只得松手，他一下子跪在了地板上，顺从地看着他的主人）您想啊，老爷，您比我倔得多，可是她也比我倔啊。

罗伯特：我是比你强得多，傻瓜！

管家：不，老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您性格倔强，老爷。她体格比我们弱小，也就是个小丫头片子，可是我们却弄不走她。

罗伯特：你们这群饭桶，你们是怕她。

管家：（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）没有这回事，老爷，我们怕您。您给我们壮了胆子。可她真的看起来无所畏惧。可能只有您才能吓退她，老爷。

罗伯特：（严肃地）可能是这样。她现在在哪儿？

管家：在下边院子里，老爷，跟往常一样在和那些士兵聊天呢。她待在这儿不是和士兵聊天就是做祷告。

罗伯特：祷告！哈！你相信她是在祷告，白痴。我知道这种不是和士兵聊天就是祷告的女孩是哪种人。让她和我聊聊。（头冲着窗外，怒气冲冲地大声喊道）喂，就是你！

一个姑娘的声音：（声音清脆、坚定、不做作）是我吗，老爷？

罗伯特：就是你。

声音：你是城堡的主人吗？

罗伯特：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，我就是城堡的主人。上来。

（对院子里的士兵说）你们把她带上来。快点。（他离开窗子，又回到椅子上，正襟危坐）

管家：（低声说道）她想成为一个士兵。她想让你给她军装、盔甲，老爷！还有剑！我说的是真的！（偷偷躲到罗伯特身后）

贞德出现在塔楼的门口。她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乡下姑娘，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，身穿红衣，端庄气派，相貌不凡，眉心很宽，双目突出，像是那种很爱幻想的人。长长的鼻梁，鼻孔胀大，上嘴唇稍短，厚厚的嘴唇显露出她的坚毅和果断，下巴很好看，却又显得倔强不屈。她急切地来到桌子跟前，为最终看到包椎古尔而感到欢呼雀跃，对谈话的结果信心满怀。这个姑娘没有因为包椎古尔阴沉的面色感到丝毫的畏惧，她的声音恳切也讨喜，显得信心十足、情深意切，让人难以抗拒。

贞德：（边说边屈膝行礼）早上好，上尉老爷。上尉，我需要你给我一匹马、盔甲还有一些士兵，然后把我送到皇太子那里。这是上帝给你的命令。

罗伯特：（被激怒了）这是你的上帝的命令！不是我的。你那个狗屁上帝是哪一位啊？回去告诉他，我既不是他的公爵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，我是包椎古尔乡绅，除了国王的命令，我谁的命令也不听。

贞德：（安慰他）你说得非常对，乡绅老爷。我的上帝就是国

王的上帝。

罗伯特：哎呀，这个姑娘疯了。（对管家说）你怎么不告诉我她是个疯子，你这个榆木脑袋！

管家：老爷，不用和她着急，她要什么给她就是了。

贞德：（有点不耐烦，但还是很友好）乡绅老爷，他们和我聊天之前，都认为我是疯子。可是你也知道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你应该去完成上帝施加在我头脑里的意愿。

罗伯特：上帝的旨意是让我把你送回到你父亲身边，让他把你锁起来，然后用鞭子把这些疯狂的想法从你身体里赶出来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

贞德：你觉得你能做得到，乡绅老爷，可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和你想的不一样。你说你不会再看见我，可是我现在却在您跟前。

管家：（恳求道）她就是这样，老爷。你看啊，老爷。

罗伯特：闭上你的嘴。

管家：（低声下气）是的，老爷。

罗伯特：（因为丧失信心而有点气恼，对贞德说）就因为这个，你一直想见我？

贞德：（亲切地）是的，乡绅老爷。

罗伯特：（感觉自己无计可施了，两个拳头狠狠地捶着桌子，胸膛鼓着，使劲做深呼吸，来排解心中那让人不快却又非常熟悉的挫败感）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会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

贞德：（忙不迭地说道）好呀，乡绅老爷。马匹要花六十法郎，这真是个大数目。不过盔甲能便宜点儿，我可以找一个合身的士兵的盔甲穿上，我体格不错，用不着穿你那种漂亮又合身的盔甲。我也不要太多的士兵，皇太子会给我需要的东西，让我去解奥尔良之围。

罗伯特：（目瞪口呆）解奥尔良之围！

贞德：（单纯地）是啊，乡绅老爷，这就是上帝派我来做的事情啊。你只要给我三个士兵就足够了，只要他们为人厚道，待我有礼貌就行。并且他们已经答应和我一块儿走了。波利、杰克和——

罗伯特：波利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臭丫头片子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，叫伯特兰·德·波仑日老爷波利？

贞德：他的朋友们就这样叫他，乡绅老爷，并且我也不知道他有其他的名字。杰克——

罗伯特：难道你说的是梅斯的约翰先生吗？

贞德：是的，乡绅老爷。杰克也很乐意来，他是一位心肠很好的绅士，给我钱让我把它们分给穷人。我认为约翰·高绥甫也会来，还有弓箭手迪克和他的仆人，以及来自昂纳古尔的约翰和朱利安。不会有什么麻烦的，乡绅老爷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只需要下个命令就行。

罗伯特：（错愕地看着她）啊呀，我真该死！

贞德：（一副波澜不惊的可爱模样）你不会死，乡绅老爷，上帝很仁慈，天天和我聊天的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（他目瞪口呆）

会替你向上帝说清的。你会上天堂的，你也会作为我的首位帮手而永载史册。

罗伯特：（仍然很烦恼，可因为有了新想法，换了一种语气对管家说）关于波仑日先生的事是真的吗？

管家：（急不可耐地）是真的，老爷，并且关于梅兹先生的事情也是真的，他们两个都想和她一起去。

罗伯特：（深思熟虑地）嗯！（他走到窗前，朝院子里喊道）喂！听着，去把波仑日先生请到我这儿来，知道吗？（又转向贞德）先下去吧，在院子里等着。

贞德：（高兴地朝他笑笑）好的，乡绅老爷。（走出房间）

罗伯特：（对管家说）去，跟着她，你这个哆哆嗦嗦的傻瓜。不要离太远，看好她。我一会儿还会叫她上来。

管家：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老爷，想想那些母鸡吧，全香槟地区最好的下蛋鸡，还有——

罗伯特：还是想想我的皮靴吧，赶紧让你的屁股离我远点儿。

管家赶紧退了出去，却在门口和伯特兰·德·波仑日碰上了。他是一个三十六岁左右的法国绅士，也是法国国王身边的一名侍卫，在宪兵司令部任职。他表情木讷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如果别人不和他说话，他就不会先开口，而且就算开口回答也是又慢又倔，和那位自命不凡、自吹自擂、纸老虎一般色厉内荏，而又没有主见的罗伯特恰好相反。管家给他让了路，下楼。

波仑日行了一个礼，站在门口等待罗伯特请他进去。

罗伯特：（亲切地）这不是公事，波利，只是一次友好的谈话而已。请坐。（他伸出脚把桌子下面的四脚凳钩了出来）

波仑日这才放下心来，进了屋子，把四脚凳放在桌子和窗户之间，琢磨了一会儿坐了上去。罗伯特倚靠在桌子那头，开始了这场友好的谈话。

罗伯特：听我说，波利，我得像父亲那样和你谈谈。波仑日抬头，严肃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一言不发。

罗伯特：这和那个姑娘有关，你一定有兴趣。我刚才已经见过她了，也和她说过话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她疯了，这个倒是无所谓。其次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姑，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，这个事关重大。我很了解她的出身来历，她的父亲去年代表自己的村子来过这儿打官司——他可是那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是一个靠种地养家的自耕农——算不上个富户，也不是雇工或手工业者。他可能有个当律师或是当牧师的堂兄。这类人可能在社会上无关紧要，可是却能给当权者——也就是我——带来很多麻烦。显然现在对你来说，带走这姑娘，并让她相信你是带她去见皇太子，是小事一桩。可是如果你让她捅点什么篓子出来，就是给我撂下了说不尽的乱摊子。因为我是她父亲的领主啊，我有责任保护她。所以不管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，你还是别和她扯上关系吧，波利。

波仑日：（不慌不忙地说了句让人大吃一惊的话）我就算对圣女心存邪念，也不会对她那样。

罗伯特：（从椅子上起来）可是她说你、杰克和迪克都已经答

应要和她一起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不会告诉我，你把她的疯话当了真，要去皇太子那里吧？

波仑日：（慢条斯理）她还真是有些来头，卫兵室里有些人就是满口脏话，心肠恶毒，可是却从没有对这个女人说过一个脏字。有她在场，他们就不会说什么骂人的诅咒。这里面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或许值得试试。

罗伯特：噢，得了吧，波利！醒醒脑子吧。以前你就不按常理出牌，可是这次有点过头了。（有点厌恶地走开了）

波仑日：（不为所动）什么是常理？如果我们有常理的话，我们就应该加入到勃艮第公爵和英国国王那边。一直到卢瓦尔，法国的半壁江山都落入了他们手中，包括巴黎，还有这座城堡都是他们的。你应该很清楚，这座城堡肯定是要交给贝德福德公爵的，你只是这座城堡暂时的使用者而已。皇太子现在还在希农，像只老鼠一样躲在角落里，不敢出来应战。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皇太子，他母亲说他不是，这事只有她一个人清楚。想一想吧！皇太后居然不承认儿子是正统的皇族血脉！

罗伯特：算了，她把女儿都嫁给了英国国王了。你还能怪罪这个女人吗？

波仑日：我谁也不怪。可是就是因为她，皇太子才这样潦倒落魄，我们这些人也只能认命。英国人要占领奥尔良，可是摄爵却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。

罗伯特：前年他还在蒙塔日打败了英军，我当时和他在一起呢。

波仑日：这都没用，他的人现在都胆小如鼠，他自己也制造不出什么奇迹来。和你说吧，现在除了奇迹没有什么能挽救我们了。

罗伯特：要是奇迹就万事大吉了，波利。可问题就在于现在出不了奇迹。

波仑日：我也想过这个问题。不过现在还不能肯定。（站起来，沉思着走到窗边）不管怎么说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这个姑娘确实有点儿名堂。

罗伯特：啊！你是说这个姑娘可以制造奇迹吗？

波仑日：我觉得这个姑娘的出现就有点儿奇迹的味道。不管怎么样，她是我们手上的最后一张牌了。让她去试试总比直接出局好。（他溜达到塔楼那里）

罗伯特：（犹豫着）你真这么想？

波仑日：（转过身）难道我们还有时间去想别的办法吗？

罗伯特：（朝他走过去）听着，波利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让那样一个姑娘拿走你十六法郎去买马吗？

波仑日：我来付马钱！

罗伯特：你付！

波仑日：当然我付，我要支持我自己的想法。

罗伯特：你真打算花十六个法郎，为这个渺茫的希望赌上一把吗？

波仑日：这不是赌博。

罗伯特：不是赌博还能是什么？